

列子沖虛真經評

列子冲虛真經序

謹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讎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
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
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
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
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
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
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存向昧死
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

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按天寶初奉旨冊爲冲虛真人其書改題曰冲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

目錄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日
達生

說符第八

列子沖虛真經序錄 終

列子冲虛真經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庶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

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
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
能害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擅能
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
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顧謂
弟子曰豐乎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
過養乎過歎乎種有幾若掘爲鶴得水爲蜃得水
土之際則爲掘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
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躰螬其葉爲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寵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
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軺食醯黃軺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
乎腐蠭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
爲野火也鷁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鷁
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爪之爲魚也老
韭之爲蒐也老榆之爲援也魚卵之爲蠶亶爰之
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鷁純雌其

名大臘。純雄其名。稶蜂恩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笱。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

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及其極矣、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
廓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
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
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
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
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

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予以死

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翠如也宰如也墳如也爾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

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矣。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入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

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穢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之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

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
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
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
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
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
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
變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

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堯曰：「道可得而有乎？」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堯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講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間。
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
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
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
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
爲盜之道至乎此。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
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
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民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盜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士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黃帝第二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黯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滅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研撻無傷痛、指撫無痠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核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稚、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

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
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
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
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
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懼、不愛、僂聖爲之
臣、不畏、不怒、愿憲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
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
風雨常均、字有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天惡物無疵、癟、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
數月，不省食。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
生懾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
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類？」尹生曰：「曩者章戴
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
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
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
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嘵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
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
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
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
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
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
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

之門、曾未浹時、而懸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
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
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
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
問何以致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
敢之列、姬魚語女兒、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
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
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
平。萬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
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遷物而不憚、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
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
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指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
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
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
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
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俾於朝。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

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始成俗禾生
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
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
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于華之門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
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耻之既
而狎侮欺詭攢搥撲枕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
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

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骯骨無殤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溼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能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

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予其聾我也。子其盲我
也。敢問其道。商曰。吾之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
吾舍也。聞譽范氏之贊能。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
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有也。心一而已。物亡。迄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
矜觀聽。追幸昔目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林然震

慄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鷺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闢庭之內雖虎狼鵠鶴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擎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闢傳之梁鷺曰

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

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
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
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
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
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
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樞者。巧以鉤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鼈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鼈鼈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痁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壳二而不墜。則失者鎗鉢。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楓株駒。吾執臂若

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丈人
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
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
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
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
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日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

彷彿林廟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
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
惟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
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
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
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
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閭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劙心去智商未之

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
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
天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
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旣其
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耶
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謹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謳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

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悅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

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顧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委輿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
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館、漱、巾、
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
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
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
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燭、者、避、寵、其、反、也、舍、者、與、

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
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
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
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
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
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

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鬻子
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
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
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
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
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
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

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逐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雕鷹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肅韶九成鳳凰

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

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
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
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
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
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芻朝
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芻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

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
狃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渢子爲周宣王養
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
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
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矣耳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蹠足磬歎疾言曰寡
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
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對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
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
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對曰孔
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
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竊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硠、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干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姁靡曼者施芳澤正
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
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
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
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謄而上者
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
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
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

異王之圃、王間恒疑斃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驥驘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驥、主車則造父爲御、南向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以詣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謳、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目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

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
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
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審庸、其功同人、五帝之
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
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入徵、一曰故、二曰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蘆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燄、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

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
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
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
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
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
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
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
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
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
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
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
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
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委作役。無不
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喚嚦。呻呼徹旦。息
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

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若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竝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

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
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
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
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
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
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
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
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

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
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
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
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
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
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
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

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旣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

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以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以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以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

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不知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

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

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不能。

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

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

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督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

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
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
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
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
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
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
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
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

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
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
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暎而已、五年之後、心
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
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
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

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

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譏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

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

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
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
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
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
爽者先辯。淄澑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
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

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
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
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
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
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
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
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
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
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

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

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興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

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安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惟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釐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衝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綦衡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瞑，不曉，矢墜地而塵。

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釣，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曉，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于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

形名離也。孤犧未嘗有母，非孤犧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

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
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
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
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
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
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
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

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

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僊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斃峙焉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驅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入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

三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蟬蛻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
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眞、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鯤
俞師曠、方夜撻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
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
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
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

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汙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鶴鵠不踰濟貉踰汝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壯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

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
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
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
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闕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
河渭河渭不足將赴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
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
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
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
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

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龜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流、注

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
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
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
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
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
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旣反周室慕
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
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
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
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
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
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
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
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
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商或田、瓦魚。抑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帆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刲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廻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邈，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

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荆蕕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旣同愈、謂公扈

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

辨其所由、訟乃已、鍼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沴、及冬而叩徵絃。
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
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
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
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
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
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旣去而餘音

遶梁櫳。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
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予之
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
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
人名偃師、穆王薦之間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
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
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
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願、則歌合律、捧

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聳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簎，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
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
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
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
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
刺之端，柱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
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
師，因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委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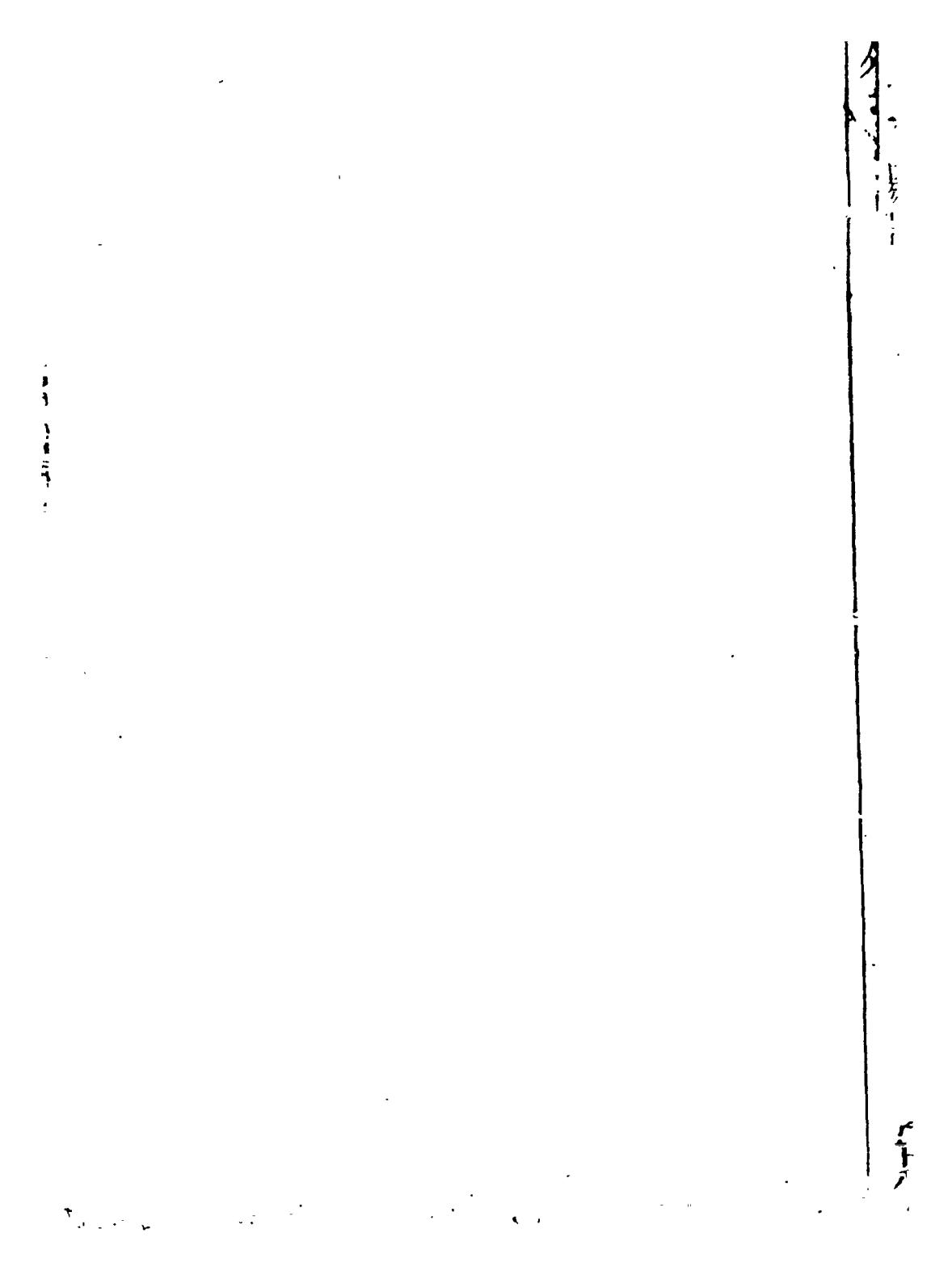
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手、應之於銜、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瞞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

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鎚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

合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駛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

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
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
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
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
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
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
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
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鋗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
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桓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

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袒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步、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櫳、出

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譁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

竝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女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旣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戎菽有稻梁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輶輶、若文軒之飾。
終身遁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
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管
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
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竝
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
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
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旣立、管夷吾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

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二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

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
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
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
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
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漚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
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覲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
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
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
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
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
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
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
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

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然而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士、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

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
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誰能礙之
墨尼單至嘵嘵慇懃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嫓研便
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
自以巧之微也繆忤情露譏極凌諱四人相與遊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眠庭謹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謔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

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一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任窮不戚。知

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稜車，可得而乘。」

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献、馘、之、中、唯、事、之、恤、行、僥、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

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獨無子同巨奚憂焉農赴賄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憔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

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
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
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
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
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
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
數年之中、迥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

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覩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

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巍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士欲矜清之、卽以放餓死。展季非

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
朱曰、原憲寢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寢損生、子
貢之殖累身、然則寢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
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寢、善逸身
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
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
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
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
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闊、晏平

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

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
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旣告子
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
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旣死豈在我哉
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壅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
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
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
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
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

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
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
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差。室內之
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
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矮婿。
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
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姦
妓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
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

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

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麤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

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
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
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
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
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
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
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
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

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

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
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
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
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
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
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
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
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
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

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顰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備枯、手足駢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絀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

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
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
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
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
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
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
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

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
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
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
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
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
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
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
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

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
子荷篋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
舜荷篋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
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
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
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
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
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
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
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
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
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
禦趨委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
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

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
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
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
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
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
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
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

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巖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清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賚。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

喚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蟄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

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

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菶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

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

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七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

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

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因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

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以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

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鄰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

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自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自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澑之合。易牙嘗而知之。自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_{後語}逐獸者趨_論。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自公不得已。遂死於浴。

室、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
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
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
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
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
肯以力開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
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
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
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
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
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

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
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宋
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
枝長倍其身屬其脰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
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
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
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
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蹠。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

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
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
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
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
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

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
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
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
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
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
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
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
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
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染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搏、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

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
壺、殮以哺之、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
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譁汝非盜邪、胡
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
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
者也、柱厲叔事苦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苦敖公有難、柱厲叔
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爲以不知已、故去

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懾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

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

勇於汭、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汭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縑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

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
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
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
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
焉。莘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
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
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耶。鄆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月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恩過不相補矣。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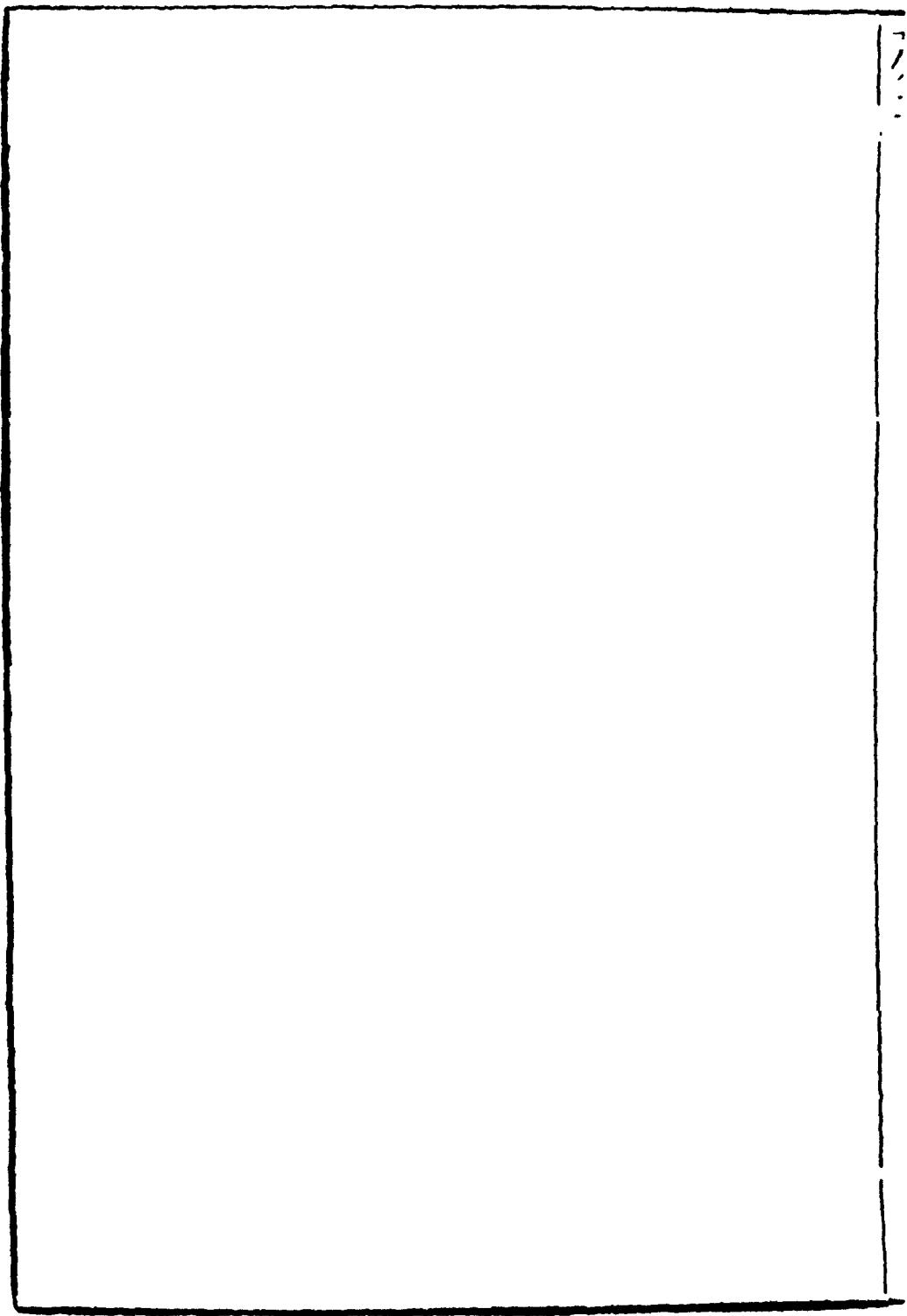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鷹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噏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

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

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鉗者。自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鋟上貫順、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顧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蹠株、墮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賊、不見人徒見金。

西吳閔齊叔遇五父校





列子沖虛真經音義

天瑞

眎音絳音茂女音復音服能去聲夫將音否皮上聲髑髅獨

攬音率音鼴音鶉淳音隱音計音螭梗音屯音馬音駒音掇丁括

醯音希音覩音兜音燐音各音鵠音耀音鵠音隱音踰音煢音猿音談音鴟音倪

辟音筭音間去聲鄜音成樂音落音別必憩音途音唯音翠音臯音憇

微音微去聲殼音殼音弔音弔音亡無世讀作生暨音舍音釋

施上奉音仞音認

黃帝

痘海音幹
 斧鱗校舍釋金煙搊的疖音亥同假選號
 十射者僵威儼仙同痛賴襲聲瘞上匪讀如斯音更
 聲呼夜僵威儼同痛賴襲聲瘞上匪讀如斯音更
 橫聲去夾音乍昨序上空本作魚讀如語去哀去
 隙還作懈折角弄無人無讀鎬的杏達闌窟山
 愉音荀肩畚水黧黎耶額詣臺攢唐上秘撇挨艾
 聲枕里單談骭同礮毀復反隈威泳音肪音
 音謾他摶聲帀音扶承讀如齊濟平羽骨狗
 傷音渠音條掇聲燒入炮音捺讀百住住讀彷
 音闋艾罪乎不諫罪當仕前齊音潛沈帆雍上
 仍

沂

音
率

茅

讀爲
旗

食猶

音嗣

粉

音
糲

食羹

食音

敦

音
頤

賓

音
籀

淮

音
管

雁

音
灰

𠙴

音
𠙴

𠙴

音
𠙴

𠙴

音
𠙴

𠙴

音
𠙴

刺

七亦

周穆王

陔

璇

臚

音
者

蹠

音
者

曼

音
萬

純

音
則

𠙴

音
釋

袂

音
區

累

音
雷

亥

音
亥

惲

音
惲

𠁻

音
𠁻

𠁻

音
義

裔

音
齊

商

音
合

渢

音
東

詒

音
夷

假

音
遐

屏

音
內

幾

音
幾

𠙴

音
𠙴

𦵶

音
𦵶

御

音
及

逢

音
逢

快

音
快

讀爲

仲尼

行坎眡視攀至澑澑竇恭聲則聲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列子冲虛真經音義

湯問

革

讀作粟

媯

音瓜

鼈

音鼈

頽

音頽

項

音專

旭

音于

潦

音于

老

音反

玆

著

陟略

禺

魚

音魚

焦

音焦

僥

音撫

燠

音燠

燠

音燠

燠

音燠

燠

音燠

燠

音燠

燠

燠

貉

音貉

太

音太

形

形卽行

畚

音畚

畚

音畚

畚

音畚

畚

音畚

畚

音畚

畚

卷

音卷

懶

音懶

懶

介

音介

煙

音煙

鷺

音鷺

鷺

音鷺

鷺

音鷺

鷺

音鷺

鷺

音鷺

鷺

音鷺

鷺

他

音他

駢

音駢

駢

力命

袒音
袒署

粢音
粢糲

利山音
利山

宜切音
宜切

遁音
遁由

屎音
屎單

利山音
利山

去聲
去聲

至音
至

蟬音
蟬單

貪音
貪嗔

玄上音
玄上

慄音
慄悵

音
音

夫音
夫婦

娘音
娘反

魚略音
魚略

音
音

忻音
忻平

憇音
憇謔

棘音
棘醉

音
音

廷音
廷健

音
音

誼音
誼諭

音
音

危音
危輶

音
音

坂音
坂汎

音
音

趣音
趣平

聲
聲

憇音
憇謔

音
音

謔音
謔謔

音
音

謔音
謔謔

音
音

謔音
謔謔

音
音

楊朱音

大齊音

齊夫音

片音

片興音

宴音

宴矩音

矩瘞音

瘞趨音

趨𡇠音

𡇠𡇠音

賛音

音

膝音

音

膝膝音

膝膝

音

音

音

音

詁音

音

折音

音

折折音

音

音

音

音

音

說符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精聲散微機基捨懶片喀各潤四壁匣扣鑄
音切音張場音

